

香江抒情

黄
绳

香江抒情

黄 绳



香江抒情

黄 绳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375印张 2插页 220,000字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800册

书号 10261·460 定价 1.25元

前 言

三十年代末期，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，写些小品、散文、文艺评论，在报纸副刊和文艺杂志上发表。其后由于业务上的需要，或者兴之所至，还写了不少其它体裁的文字。算来四十多年，未尝间断。可惜在抗日战争期间及解放战争期间所写的几乎全都散失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所写的也只有部分保存下来。最近翻阅旧作，拟加以整理，编成综合性的文集；后来为了出版的方便，仅选出其中一些文艺性作品，分为三辑，编成这个集子。

第一辑“见闻漫笔”，大都是六十年代上半期的作品，属于抒情散文一类，多以新中国诞生后在国内旅行参观时所见所闻为题材，此外就是在欣赏艺术、浏览书刊后写下的感受。

第二辑“海隅小品”，是七十年代末期的作品。当年笔者主编一个周刊，为适应读者的需要，写了不少小品

文，辑录在这里的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，也写下了不少身边琐事，类多有点情趣，写作时不无借以自娱之意。

第三辑“园丁随想”，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作品。当年笔者从事教育工作，工余尝试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、生活感受、学习体会，以文艺笔调写了一些以教育思想为内容中心的短文。敝帚自珍，也就把一部分保存在这个文集里。

黄 绳

一九八三年八月于香港

目 录

前 言

见闻漫笔

木棉树	2
江山之美	11
画廊看花漫记	29
青 春	41
钟 声	53
丹 砂	62
绿树抒情	72
待寄的书简	81
在车厢里	94
穗游漫记	101
穗游再记	112
扣人心弦的歌舞	122

鲁迅的网篮及其它	129
缅怀和感奋	133
写在东方未晓时	137
他们的舞台是整个世界	143
试写群英图	148
黄山之游	153

海隅小品

百合花	166
紫 薇	170
鹤顶兰	173
未识樱花	176
话 菊	179
小园子	182
晚 荣	185
莫负春光	188
花开花落	191
养花人语	194
花和叶	197
阳光颂	200

鸟兽草木之名	203
绿云飞动	206
雀店门前	209
果 话	212
半个嗜果者	215
早春二月	218
仲夏夜	221
高温浮想	224
初冬漫笔	227
解 澳	230
回 甘	233
走向空阔	236
夕阳寄怀	239
哪怕是梦想	242
旧地重临	245
观沧海	248
逝去的情调	251
愿友情长在	254

夜读之忆	257
烟雾之外	260
晚 景	263
梦 断	266
筵 席	269
母 亲	272
谋生的技艺	275
街 角	278
爱物之情	281
买种子	284
童稚之声	287
儿 女	290
感情的潜流	293
生活的调子	295
胜似滔滔江水	298
爽快和深情	301
火花灼灼	304
鲁迅的名言	307

老画家	310
年 事	313
江山妩媚	316
欢腾的梦境	319
心 影	322
“男性的画”	325
风 格	328
挥洒自如	331
欣赏《三千年》	334
有画的信封	337
演员与岁月	340
艺术·生命	343
老辈和新秀	346

园丁随想

风筝的故事	350
有趣味的人	355
爱抚·了解·信任	360
独立性和自制力	365

明天的欢喜	369
爱自己的尊严	373
人应该快乐和劳动	378
光辉的典范	381
规 范	386
真切的形象	390
关于友谊	395
说明和创造	400
语言篇	404
多彩与坚实	409
栽培的艺术	413
奋斗的喜悦	416

见 闻 漫 笔

木 棉 树

茅盾赞美过白杨树，陶铸歌颂过松树的风格。我没有到过西北，没有看见过西北高寒地带的白杨。前几年遨游京华，在动物公园里看到一列树屏，每株都是那样的气概轩昂，神采奕奕，令人想起守卫边疆的战士，或者力争上游的劳动英雄，枝叶似乎并不怎样茂密，也不怎样舒张，完全不是那种婆娑之态，紧紧护住主干，一意向上，虽然已经高六七丈，却似乎还要直上青云。我心里想，这大概就是钻天杨了吧？出门少，眼光狭，祖国大地上有这种那种高贵的乔木，自己竟然感到素昧平生，孤陋寡闻，见识有限，面对着这神志爽朗的大树，看它高瞻远瞩，风貌岸然，几乎不可迫视，觉得何只“高山仰止”，在这里也大可以俯首膜拜，怀抱着敬意，许下自己的心愿。

年少时读古文，就读过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”

这个句子。凌霜傲雪，经风雨，见世面，永远保持自己高尚的节操，而且保持那种蓬勃的生机，老而弥盛，不让时光消磨壮志，不因艰难的环境、恶劣的际遇而变得神颓心瘁，自强不息，坚强，乐观，矢志不渝，这种精神境界，古来便已称颂，或者想到虽不能至，而心焉向往，于是以松柏作喻，钦羡它的四季常青，苍郁而标举，其实就是要求以彼灵气，沃此心田，获得那样壮美的人生。我在北京时游过那有名的柏林。南方没有这种高大的柏树，我只看见过矮小的扁柏，虽也青青，却几乎说不上是乔木，加上人们时常折取一二叶片，作为表示吉祥的玩意，便未免带了点庸俗的气味，原来柏树竟有那样的繁枝密叶，与乎苍劲挺拔之态。那千年古柏，虽然满干斑纹，诉说它经历过多少世代的风霜，阅尽人间的春色和秋意；但一树青葱，生意盎然，又仿佛诉说着自己还有无限的青春，而且欣逢盛世，还得献出更浓的绿荫，让自己的周围有更多前来憩息的友伴，所谓松树的风格，大抵此其一端。

草木无知，桃李无言，只是人们在大自然中不能无所感念，也就赋与它们许多灵性，以至把这种人格化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，至少也在这上面有所寄情。年来读了一些散文小品，其中就有不少歌颂树木的文字。白杨松柏，已有先例；榕树梅花，以及其他，也引发了许多比

拟。虽然“松柏有本性”，似乎不是任何草木都可以邀人赞赏；但其实见仁见智，意之所至，百花万木都可供咏叹，或重其品质，或取其丰姿，在品质丰姿之中，又或看取这一面，或索取另一面，不一而足。

就说松树吧，谁不赞美它的常青、它的耐寒、它的挺拔、它的高节？但宋人李帅中却有这样的诗句：“半依岩岫倚云端，独上亭亭耐岁寒；一事颇为清节累，秦时曾作大夫官。”他竟把秦始皇的狂妄，（秦始皇上泰山，风雨暴至，乃息于松树下，因封其树为五大夫。）看作松树的白璧微瑕，真是没有道理的。如果说秦始皇污辱了松树，那末他执着于这个故事也该是对松树的侮慢。但想到这位诗人不过是借题发挥，强调着对完美人格的追求，所以也未可厚非。不过就诗论诗，如此咏松，先扬后抑，似乎不免有点杀风景罢了。

松柏苍劲，足资赞美；但弱柳垂杨，却也不是一无足取。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就把“杨柳”解作杨柳吧，没有春风，就没有杨柳，没有杨柳，就没有春天。“无风杨柳漫天絮，不雨棠梨满地花。”春风无力，春雨无声，漫天柳絮，便在整个空间做出春天来。唐人徐俯有句云：“春雨断桥人不度，小舟撑出柳阴来。”后来宋人张炎作“南浦”。号称“今古词绝唱”，其中有句由徐诗蜕出：“荒桥断浦，柳阴撑出扁舟小。”杨柳实

在最能透出春意，若说断桥柳阴境界太小，那末毛主席的词句，“春风杨柳万千条”，就该说是气象不凡。所以观其梳发柔条，可能讥其弱质；但如果看出它的满派春意，观感便迥不相同，必认为大可赞美。

陶渊明爱菊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当然赏识菊花的孤高。郑所南的“画菊”诗云：“花开不并百花丛，独立疏篱趣未穷；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”也是赞美菊花的高风亮节。元稹诗云：“秋丛括舍似陶家，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这位诗人不是独爱菊，他是有百花之爱，只因“此花开尽更无花”（我猜不着他为什么如此说），所以菊花便成为眼前的珍品。再看黄巢的诗，又有不同的意境：“飒飒西风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难来。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报与桃花一处开。”许多人都叹赏菊花的清高雅洁，但黄巢独怜惜它的寂寞，他说如果将来做了春天之神，便要让它同桃花一起开放。他不想菊花孤芳自赏，也就是希望有绚烂的人生。至于杜甫的吟咏：“重阳独酌杯中酒，抱病起登江上台。竹叶于人玩无分，菊花从此不须开。”这是感怀身世之作，我们会原谅诗人竟对菊花颁下了禁令，也不必替菊花呼冤。只是那万紫千红、开得漫山遍野的杜鹃花，前人总是把它同子规啼血联在一起，看不到它的壮旺的生机，把暮春三月

装饰得如此绚丽，实在应该替它抱不平。旷达豪迈如李白，他的诗也是这样写：“蜀国曾闻子规鸟，宣城还见杜鹃花。一叫一回肠一断，三春三月忆三巴。”大抵过去文人多为羁旅离愁所困，不如归去叹春归，所以看到如此鲜丽夺目的杜鹃花，也不能激起喜悦的情怀和奋发的意念。如果香山看红叶也算是一件盛事，那末春天就应该有个杜鹃花会，岭南杜鹃多，就从百粤开始不可以么？

岭南春日，杜鹃开放，红棉吐艳。在这暮春时节，不仅园圃里花团锦簇，而且高树枝头也春意正闹，这就是木棉树上的灼灼其华。日前读了一位作者的“榕荫杂记”，他在文中引了清人张维屏一首咏木棉的“满江红”词：

烈烈轰轰，堂堂正正，花中有此豪杰！一声铜鼓催开，千树珊瑚齐到，人游岭海，见草木先惊奇绝。尽众芳献媚争妍，总是东皇臣妾。气熊熊，赤城楼堞；光灿灿，祝融旌节。丹心要伏蛟龙，正色不谐蜂蝶。天风卷去，怕烧得春云都热。似尉佗英魄难销，喷出此花如血。

木棉干高枝劲，红花烂漫，有英雄树之称。这首“满江红”正是要歌咏它的英雄气概，但所谓“烈烈轰轰，堂堂正正”，恐怕没有写尽它的风姿，因为当它繁花满枝的时候，并不缺少妩媚动人之美。只是“天风卷去，怕